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徐孚遠闇公 宋微壁尚木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蔡 樅季直叅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擒獲宸濠捷音疏

擒濠報捷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
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

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畱監軍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叅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

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

止○欲○共○出○兵○稍○緩○使○南○都○有○備

初二日，撰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晞、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議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

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燾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斃。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壑，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

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

此亦一策幸其不用

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

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

之圍。移兵泊沅子港。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

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

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趣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

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

克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歿關安慶之兵。僅僅

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

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蹶。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

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

所前文○若○必○救○也

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

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

此○雖○非○奇○策○然○亦○不○失○為○特○重

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

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

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

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

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炎儲推官王瞻徐
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
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
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
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
告示此是安策蓋其歸而大衆已無向志因而解散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

之十

成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
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
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

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
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
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
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
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
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
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
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
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

兵殊歿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歿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歿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官人皆赴水歿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

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
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
璜丁曠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
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
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
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
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
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
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母令逸入他境爲患二

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歿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

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

寧藩。殊大人心。此尚且之所。以易下也。

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

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

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

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

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

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

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
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
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負不
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
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
白備行江西按察使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
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
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

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

此王晉溪司馬孫為文成討賊地也

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
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
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
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
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
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
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
之屬牽引數千餘眾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

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

兵以候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

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

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

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

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

騭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

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

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

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夔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十一

馬

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揖、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烈、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必、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倫、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

黃綱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
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
得况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
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
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
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
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機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

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
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軍府錢糧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請各項
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
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
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
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

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啟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

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逃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

藏俱被寧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
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
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項
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綠繇會呈
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
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
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
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
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

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

地方設處者不在此限

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

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

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

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

來官軍并犒賞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

人力已盡力窮錢法現窮若此所不足者惟此

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

此也

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

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

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

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

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

頃止

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

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

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

勅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

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允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進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辭免封爵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

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

力與之掎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啟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惟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

頓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

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

立功之本

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

意，厭亂思治，將啟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

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也。而臣欲冒

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

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文成恨恨于心者惟此一舉其餘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三事俱借言耳又有知府陳槐曾瑛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傳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必劉守緒王軾等

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
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
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
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
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
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
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
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許爲兵。傲以撓其進止。壞其
事機。或僞畫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歿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歿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讐。抱冤齋恨。實繇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

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蓋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鯨鱷。况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自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

朝久。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耻。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歿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

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兩廣制
賊事宜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
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
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
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國恩，粉骨齏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早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所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心○滿○其○望○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

當○準○于○土○官○實○不○能○服○其○

疑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訓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窳。繇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
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

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樵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寇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狽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

論二酋當○擇○之○實○其○詳○則

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

○殊○不○曉○兵○

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

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

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

○非○此○人○無○獨○志○亦○是○將○帥○不○

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

○能○決○机○

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

日以懈。賊雖寡。志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

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

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

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藪。以彌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甚爾小醜。

○文○成○已○海○知○二○首○可○從○吏○謀○也○

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

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
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
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
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
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
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
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
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
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

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
○彼○土○之○設○流○官○之○弊○已○發○之○矣○
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
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
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
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
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
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
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
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敵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歟。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

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

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溪山絕谷。皆徭獠之所盤據。

不介耳

其地若此。雖設一官。久之亦必。

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便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

宜俟事平之日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陛下一言，使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田州思恩平復

臣等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

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
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
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但之仁。覆被
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
枉。親臨斷決。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
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
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
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
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

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

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此○蕭○折○可○結○議○事○者○之○口○

主上

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

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

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灰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灰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

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獠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獠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

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推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

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渙仁。而感慕德化。其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平復

五

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徭徭。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旣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徃徃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

所謂用兵者。人臣之利也。

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

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

北平殊有勝畧

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

分畱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

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

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

太監總兵等官復背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

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

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

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

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克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歿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與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

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
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
孝之仁以予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
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
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
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
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
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
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

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

標北。其前亦本無叛心。

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論所稱。論以朝廷恩

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

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

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

法也

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論以今日宥爾一死

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

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

足。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辨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

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
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
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
因諭以 朝廷之意。一用此撫慰益以服其心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
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
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
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
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
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
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
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外是以班
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
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
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觀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

宜遵照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

處置平復地方以保久安疏

土官
派官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先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讓、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閒劇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好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

欲復流官故先發此論

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

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

此一設流官總以中土

一制之疑。而使浮官不得掣肘也。

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

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

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

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

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

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

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

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

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

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以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

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

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

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

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

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去官

美

平露堂

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
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
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
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
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
限。獷牙童楛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
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獷牙童楛之道也。
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
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群觸。終將

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花園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

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徭賊

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徭賊毒害

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入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畱。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揆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

○文○成○用○兵○惟○以○此○物○致○人○

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連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開報。職等會同叅照。斷勝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 國初

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叔 附 亦 明 撫統兵二

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

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

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

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

來。狼戾相承。克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

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

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克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

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

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據。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獠。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

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

行六之意

此是快詞，原得文，原

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其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

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

里克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

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處置八寨
猶賊

懇得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

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旣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剿，仰

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

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

立衛所，縣實爲根，六

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

皇明經世編

王文成集

卷之二

處置八寨

望

平露堂

嘆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托。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勅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州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拾八寨賊形勢爲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哈三都嶺。

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運慶遠忻城東歐莫
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
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
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
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其。有。急。或
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
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
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

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各雖爲八竇，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毋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

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
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
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
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
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
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
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
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
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

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移

臣等竊以

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

是爲兩便。但須行之不慢耳。

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克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

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

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

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

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

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

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

遂與之交通結幫。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姦。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勅諭事理。鄉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掎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

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柝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機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柝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而

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王文成

歲次八集

平